

綜觀基督肢體的合一

評論《從衝突到共融》

鮑霖¹

《從衝突到共融》這份紀念與反省的文獻，反映了信義宗和天主教過去五十年來的對話旅程，及一個有益於共融合一的契機。本文由此文獻出發，特別反省「聖經與傳統」的對話成果。誠然，我們期許教會能持續在交流對話中，以完全成熟的形式表現出大公合一的精神，共同為基督徒的共融而努力。

前言

「當信義宗基督徒想為自己的教會，紀念具特殊意義的事件時，必定會想要與天主教會一同慶祝。²」

此話，是信義宗世界聯合會秘書長馬丁榮格（Martin Junge）在2016年10月31日在隆德大教堂舉行信義宗與天主教同為教會合一祈禱時所說的。

¹ 本文作者：鮑霖神父，剛果籍聖方濟沙勿略會會士，現任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暨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及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

² “Together in Hope: Common Prayer” <http://www.bing.com/videos/search?q=from+conflict+to+communion+&&view=detail&mid=10B7D9FC63C2E212392010B7D9FC63C2E2123920&FORM=VRDGAR>

如今，信義宗教會和天主教會如何處理各自教會的新精神和神學趨勢？畢竟，雙方教會雖在過去五百年的分離中，相互批評，甚至相互開除；但如今，自梵二大公會議以來，經過五十年的對話，正如樞機主教卡斯珀（W. Kasper, 1933~）指出的：「改變已發生」。

現在，對話已取代爭論；已不像 1517 年，雙方教會走在分歧的道路上，而今卻是在合一中同行，雖然仍需互相學習、彼此包容善待。付出了五世紀的神學爭論、對抗教會法規、彼此不再共融……等代價，雙方總算不再是敵人³。這兩個教會的成員都是受洗的基督徒，過去 50 年來，爲了彼此更深與更完整的了解和對世界共同神聖的使命，持續不斷地努力與溝通。

《從衝突到共融》⁴

輔神本屆神學研討會，以參考文獻《從衝突到共融》作爲研討信義宗教會和天主教會紀念宗教改革的主軸。此文獻充分闡述信義宗教會與天主教會分裂數世紀以來的問題核心。其內部結構主要是促進基督徒合一，這也是兩個教會一直在努力的

³ Cardinal Kasper, “Regard sur Luther à la veille du Ve centenaire de la Réforme”, [http://www.la-croix.com/Urbi-et-Orbi/ Documentation-catholique/Saint-Siege/Regard-Luther-veille-Ve-centenaire-Reforme-2016-06-08-1200767278](http://www.la-croix.com/Urbi-et-Orbi/Documentation-catholique/Saint-Siege/Regard-Luther-veille-Ve-centenaire-Reforme-2016-06-08-1200767278)

⁴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and 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 *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 Lutheran-Catholic Common Commemoration of the Reformation in 2017*.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3.

目標。即使文獻中的最後一章才提到合一的要務，但仍需在此討論，因為它與其他部分是環環相扣的。

誠然，在探討合一要務的具體應用上，每一個神學議題都休戚相關。本文旨在說明馬丁路德對辨識傳統和詮釋聖經終極權威問題的爭論，而它便涉及了基督徒生活、教會論、聖職和聖事……等神學領域。

合一要務

在天主教和信義宗教會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的同時，他們從十六世紀到現今的變化，已有更深刻的認識，就是態度上的轉變。這兩個教會了解到彼此活出信仰的群體，是「同屬一個基督的身體」。這認識使雙方明白十六世紀的鬥爭已經過去，互相譴責對方信仰的原因已不復存在。雙方教會從基督身體合一的角度思考，尋求能展現這份合一並促進基督身體群體的任何途徑。這便是下列五項合一要務的宗旨。

五項要務中的第一項要務是：

「天主教與信義宗雙方透過對談已學習良多，亦懂得欣賞他們當中的共融可以有不同形式和程度。面對 2017 年，為過去的成果而心存感恩，他們應該重新努力，懷著耐心和堅毅繼續比預期更漫長的前路，熱切渴求而不應滿足於現況，即使在意見分歧或衝突時仍彼此相愛，信靠聖神，盼望聖神會完成耶穌向天父的禱告，並熱切祈求這一切可以成就。」

第二項要務：「信義宗與天主教雙方必須藉著與對方的坦誠交往，及在彼此在信仰上的見證，持續地讓自己被轉化」。因他們認知到：透過對話，他們之間的共融，可有不同的形式和發展。

第三項要務：是重新致力於尋求可見的合一，不要用辯護的方式重新檢視過去的傳統，落入要為過去表示懺悔的對立狀態。「天主教徒和信義宗信徒應再次承諾尋求可見的合一，一起用具體的步驟闡述這個觀點，並不斷地努力實現這一目標」。

第四和第五個要務，是提醒再重新深入福音和共同使命，傳道並證明其內容。「第四項要務：信義宗與天主教雙方應該共同重新發現耶穌基督福音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大能」；「第五項要務：天主教與信義宗雙方應該一同向世界宣揚福音和服務世人，以見證上主的慈悲。」

從這些要務，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我們會注意到，處理爭議性教理的做法有所改變。找出錯誤、譴責和付出任何代價以捍衛自己的態度，已轉變為一種相互了解、產生同理的情感、悔恨過去的行為，並對彼此共同點感到熱忱。以此方式，相互學習，這過程使雙方明瞭、並有效地體驗基督徒可用不同形式和交往的程度，推動合一的實現。

信義宗和天主教的對話，可視為已實現合一且值得歡慶的例證；於此同時，大公合一神學的五個原則，同樣是在雙方教會的對話背景下發展的。此議題的具體實例，便是關於聖經、

傳統，以及兩者對得救方法定義的差異⁵。

聖經和聖統，哪個具有權威？

聖經與聖統的關係，在宗教改革的辯論中，是一個重大的議題；而其歷史背景，仍是針對馬丁路德公布的《九十五條論綱》，用以指出他認為失控的行為，以及當時的反應。可以預期，多樣化的解決提議，導致了改革的相應問題：當衝突或鬥爭的情況發生，對於詮釋理解聖經方面，教義的有效性和真實性應以何者為上？特別是對於「大赦證明」，還有靈性上的行動：如補贖和赦罪？

針對當時路德有關補贖券論綱的回應，教廷神學家普理瑞斯（Sylvester Prierias）毫無疑問地指出教宗的權威，並且譴責、威脅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凡不持守羅馬教會及教宗的教導，以之為無誤的信仰守則，就是聖經的能力和權威亦由此而來，他便是異端」。約翰·埃克提醒路德：「沒有教會的權威，聖經也就不真實可靠了」。但馬丁路德仍堅持、並擴大視聖經為唯一而終極的審判者；聖經不但是首要原則（*primum principium*）⁶，且所有

⁵ 這論點在《從衝突到共融》195~210號中被簡明扼要地提到。然而，這裡的反省，作為更大討論議題的一部分，必須和宗教改革時期之後的其他神學議題相連結，包括「稱義 / 成義」、「感恩聖事」、「聖職」與「普通祭司職」等，這些主題已分別在《神學論集》192期（2017夏）及本期中充分地討論；而我們的反省，也該是信義宗與天主教對話的主題之一。

⁶ 《從衝突到共融》，196號。

神學陳述都必須直接或間接地以之為基礎；聖經也是上主孕育和誕生我們的載體⁷。

數世紀以來，信義宗和天主教分別研究這些爭論，也帶來更多的爭議；但多數情況下，主要是為自我辯解和尋找另一方的錯誤。但是，隨著雙方接受以合一方式重新檢視歷史，他們發現一個對合一有重大影響卻被忽略的小地方。例如：在強調權威這一主要議題時，由爭辯而來的轉變所造成的衝擊和意義，卻常被淡化掉了。

事實上，最初有關教義討論（對補贖券、補贖和赦罪的正確理解）的爭議，很快就變成教會權威的問題。⁸但在遵循合一的原則下，如今雙方都能聆聽對方；而過去對話的努力，都帶有轉化權威的標記：共同探討歷史，擴展彼此的觀點，使天主教和信義宗均可清楚瞭解路德「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涵義，以及他在生活中如何以這原則成為傳道人和改革者，更明白為什麼路德要把聖經稱為「上主所賜予孕育和誕生我們的載體」和「首要原則」——所有神學的基礎。

再來，路德並非只依靠「唯獨聖經」原則，他也參考早期教會及教父們的聖三論、基督論、初傳的遺產等；而他的努力，亦是通過翻譯和出版的慕道手冊，提高了閱讀聖經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徒認知到路德本人甚少使用「唯獨聖經」

⁷ 同上。

⁸ 《從衝突到共融》，196 號。

一詞⁹；且在他對權威的批評中，他認為聖神「並非反對所有傳統，而只是反對那所謂人的傳統」¹⁰

從天主教的角度看，在合一的原則下重讀歷史，我們的焦點將轉回特利騰大公會議——此為回應馬丁路德所要求的改革而舉行的會議。針對聖經與傳統之間的關係，「特利騰大公會議堅持聖經的詮釋須接受教會訓導權的引導」。但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後，迄今雖仍有一些護教性質的回應，卻在啟動了對話機制的脈絡下，如今已能對信義宗有更清楚的意識。天主教過去透過特利騰大公會議解釋經文與傳統之間的關係，即根據「聖經的詮釋是由教會訓導權威所指導」的說法，視「教會生活之能得到豐富滋養，取決於多種因素，而非單單地減化為『唯獨聖經』」。

特利騰大公會議提到，詮釋及傳承福音的任務，乃是宗徒傳統的任務；然而，宗徒傳統有兩種：書面的經文（聖經）和非書面的宗徒傳統，而福音的傳播乃是這兩個方式的共同運作。為此，關鍵在於區別「宗徒傳統」與「教會傳統」之間的關係¹¹。這個區別，顯示出天主教方面已意識到，出於對路德及其追隨者的恐懼，為了保全一些教會領導人物固有的權力，而犧牲並貶低了聖經的權威；這導致教會傳統雖然珍貴，卻屬次要，且是可以改變的。

⁹ 《從衝突到共融》，199 號。

¹⁰ 《從衝突到共融》，200 號。

¹¹ 同上。

回到歷史層面，《從衝突到共融》202 號提及卡諾主教（Melchior Cano, 1509~1560）的十點原則或神學來源¹²，用以解釋天主教訓導權威的複雜性。在信義宗和天主教對話的自我批判反省中，在天主教方面，可見其上述十點原則或神學來源的解釋傾向。第一個觀察是，她有一種「壟斷式地宣稱教會訓導權是唯一的詮釋機制」的傾向¹³；第二個是將教會傳統與宗徒傳統混淆或相提並論；第三，與其他來源相比，她不願意批評教會傳統；最後，天主教對梵二後所帶來的改變感到歡悅，也就是載明於《啓示憲章》10 號的澄清說明：「教會的訓導……不在天主的言語之上，而是為天主的言語服務」，並解釋說：傳統和聖經是啓示的兩個來源，不被視為對立的元素，而是作為上主單一啓示的兩部分，兩者兼具互補性。

聖經與傳統對話的成果：對話消弭雙方彼此的顧慮

基督徒合一的對話，幫助信義宗和天主教會對於聖經與傳統，及其它們如何塑造教會生活所引用的參考和權力依據，有了不同角度的看法。

在信義宗方面，他們認識到，天主教教義「沒有改革神學所謂的恐懼和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靈性的權威，從教會層次結

¹² 這十點原則或神學來源，包括：聖經、口傳、天主教會、大公會議、教父、士林神學家、本性的價值、科學理性、哲學家的權威、歷史的權威。

¹³ 《從衝突到共融》，209 號。

構衍生出的權威，變相的規範和約束，即是大家所知的教規」（《教會宗徒性》，400）。此外，通過梵二神學的呼籲，如《啓示憲章》所闡述的那樣，天主教會顯示與「新教改革」相似的信念。

例如，信義宗強調由聖神啓示的聖經效力，正如在《弟茂德後書》三章 17 節所提到的；類似地，天主教也重申聖經以不同方式在教會傳統中顯示出效力。《啓示憲章》21~25 號解釋：

「這種功效在教會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不僅在教友中，而且在教會傳統裡，無論是在高層的教義表達上，如教條、信經和教規教學，更在公開敬禮的主要結構中」。換言之，「梵二並沒有說傳統在聖經之外產生了新的真理，而是傳統傳達了聖經啓示證明的確定性」（《教會宗徒性》，410）。

可見，應用對話原則促成的新框架，才能產生這些精闢的了解。新的框架引導這兩個教派達成廣泛的協議，消除過去的不信任和衝突，培養所謂的「在差異中和好的合一」。《從衝突到共融》210 號的總結是：「對於聖經與傳統，信義宗和天主教雙方有廣泛的共識，他們雖有不同的強調重點，但不需要繼續堅持教會現時的裂痕。在這方面，和好的多元合一已經出現」。

此外，在聖經和傳統上，對話也使雙方對「教會」的概念有了更廣泛和更深刻的了解。天主教會進一步了解信義宗傳統對教會的定義：「一切聖徒的結合，在其中，福音得以純正地宣講，聖禮得以正確地施行」（《基督徒大問答》，VII）；而教會的形象，即「母親，藉聖靈啓示並宣揚的上主聖道孕育每個基督徒」。另一方面，信義宗也了解天主教的現代教會學，以及梵二制定的

救恩史中教會的作用：「教會在基督內，好像一件聖事，就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教會憲章》，1號）。總之，教會是奧秘與聖事，有可見和不可見的部分；她是由基督在世上建立和維持的信仰、希望和慈善的團體。

有關「成義/稱義」的教義

成義/稱義的教義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神學問題之一，它一直影響著教會的合一，更被奉為「第一和主要的信條」，同時也是「其他基督教教義的主宰和裁判」。在信義宗和天主教的對話過程中，重新檢視這部分的教義，而具體的成果，正如由信義宗與羅馬天主教聯合委員會所撰寫的《福音和教會》（1972年）、《教會與成義》（1994年）和《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1999年，本文件以下簡作JDDJ），使雙邊的對話達成某些共識。

1999年簽署的JDDJ，被視為是信義宗和天主教對話的一個里程碑，結束了兩個教派彼此因教條差異而有的相互譴責，即使它尚未涵蓋所有關於成義教理上的教導：「在對話的基礎上，信義宗和羅馬天主教會承認藉對基督的信德並因對天主恩典成義而達成共同的理解」¹⁴。

究竟對罪人的成義和教會的作用，雙方教會能在共同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嗎？「信義宗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如今能表達雙方所達成的共識，就是我們因著天主的恩典、藉信基督而成義

¹⁴ 《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5號，亦參41號。

這教義」。是的，經過多年的分歧與對話的成果，「天主教與信義宗雙方共同為救恩作見證，這救恩唯獨在基督裡賜下，且人唯獨因恩典並藉信心才能領受。雙方一同以信經承認『獨一、神聖、大公、使徒所立的教會』。JDDJ 甚至用更高的神學領域提出成義的理由：成義是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工作。

「我們在信心裡共同宣認，成義是三位一體天主的工作。父差子到世上來拯救罪人。成義的基礎和前設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死亡和復活。因此成義的意思是基督自己就是我們的義，是我們按天父的旨意，藉聖神所共享的。我們共同宣認：天主接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功德，而是唯獨因著恩典，藉著信靠基督的拯救工作；並且我們領受聖神，就是更新我們心靈，裝備和呼召我們行善的。¹⁵」其實早在《教會與成義》5號中，便已澄清了此概念：

「嚴格及正確來說，我們並不信靠成義，也不信靠教會。我們信靠天父，祂憐憫我們，招聚我們在教會內成為祂的子民；我們也信靠基督，在基督裡祂使我們成為義，而教會就是祂的身體；我們也信靠聖神，祂使我們成聖，並使我們住在教會內。我們的信仰包含成義與教會；兩者都是三一上主的作為，我們唯獨藉著信靠三一上主才能正確地接納成義與教會。¹⁶」

儘管有了那些成績，信義宗和天主教會的對話尚有許多仍

¹⁵ 《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15號。

¹⁶ 《教會與成義》，5號。

未解決的議題。

「雙方對話，需要再進一步探討教會的可見性與不可見性之間的關係、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作為聖事的教會、按立禮在教會生活的必要性、主教祝聖的聖事性質。」

持續的對話，需要以過去的成就當作基礎。對話者不是無中生有；他們可從已達成的共識中獲益。事實上，接納並執行雙方確認的計畫及其他重要的文獻，才是對於實現合一和它的可信度至關重要的關鍵。

結 論

信義宗和天主教會一同紀念改革五百週年，是五十年來對話成果的見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基督徒合一」的需要，而樞機主教卡斯珀（W. Kasper, 1933~）也指出一種好客的大公主義：這合一的方式讓所有人能相互學習¹⁷。這種意識上的覺醒，強調當他們決定一起行動時，一同探討、聆聽和相互學習時所獲得的益處，而這一切不再是從分裂和尋找對方缺點的角度來看，卻是認同「在和解的多樣性中合一」。

信義宗和天主教分享相同的信仰基礎，但幾世紀以來一直

¹⁷ “nous avons besoin d’un œcuménisme accueillant, en mesure d’apprendre les uns des autres”, Cardinal Kasper, “Regard sur Luther à la veille du Vème Centenaire de la Réforme”, <http://www.la-croix.com/Urbi-et-Orbi/Documentation-catholique/Saint-Siege/Regard-Luther-veille-Ve-centenaire-Reforme-2016-06-08-1200767278>

由單方面解釋，現在為求合一，雙方一起用謙卑和尋求不變的真理精神，探討這信仰的基礎，促進雙方面對自身的限度，同時也學習到彼此豐富的經驗。

《從衝突到共融》這份紀念與反省的文獻，提供過去五十年來信義宗和天主教一起經歷的對話旅程，及一個有益於對話的特殊契機。然而，若最終目標是以完全成熟的形式表現基督教會的合一，則目前的交流結果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目前唯一的官方共識就是在 1994 年定稿，並於 1999 年簽署的《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中闡明的理由。我們期許，雙方教會能持續在交流對話中，提供主要的方向和指導，共同為基督徒提供重要課題的探討、分享信仰存在的相同性、討論彼此教義中不同領域的差異性、達成共識的部分，以及仍需要探討的問題等。更重要的是，雙方能一起找到理想中可見的合一所需要的態度，使所有人都能從基督肢體的合一的角度出發。